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二十九回 斬侯虎文王托孤

詩曰：崇侯無謀枉自尤，欺君盜國豈常留。轅門斬首空嗟日，挈子懸頭莫怨愁。

周室龍興應在武，紂家虎敗卻從彪。孰知不負文王托，八百年來戊午收。

話說南宮适離了周營，逕望曹州。一路上曉行夜住，也非一日。來到曹州館驛安歇。次日至黑虎府裏下書。黑虎正坐，家將稟：「千歲，有西岐差南宮适來下書。」黑虎聽得是西岐差官，即降階迎接，笑容滿面，讓至殿內，行禮，分賓主坐下。崇黑虎欠身言曰：「將軍今到敝驛，有何見諭？」南宮适曰：「吾主公文王，丞相姜子牙，拜上大王，特遣末將有書上達。」南宮适取書遞與黑虎，黑虎拆書觀看：

「岐周丞相姜尚頓首百叩，致書於大君侯崇將軍麾下：蓋聞：人臣事君，務引其君於當道，必諫行言聽，膏澤下於民，使百姓樂業，天下安阜；未有身為大臣逢君之惡，蠱惑天子，殘虐萬民，假天子之命令，敲骨剝髓，盡民之力肥潤私家，陷君不義，忍心喪節，如令兄者。真可謂積惡如山，窮兇若虎。人神共怒，天下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，為諸侯之所共棄。今尚主公得專征伐，奉詔以討不道。但思君侯素稱仁賢，豈得概以一族而加之以不義哉。尚不忍坐視，特遣裨將呈書上達。君侯能擒叛逆，解送周營，以謝天下，庶幾洗一身之清白，見賢愚之有分。不然，天下之口噤噤，恐崑崙火焰，玉石無分，尚深為君侯惜矣！君侯倘不以愚言為非，乞速賜一語，則尚幸甚，萬民幸甚！臨楮不勝跂望之至！尚再拜。」

崇黑虎看了書，復連看三五遍，自思點頭：「我觀子牙之言，甚是有理。我寧可得罪於祖宗，怎肯得罪於天下，為萬世人民切齒。縱有孝子、慈孫，不能蓋其愆尤。寧至冥下請罪於父母，尚可留崇氏一脈，不致絕滅宗枝也。」南宮适見黑虎自言自語，暗暗點頭，又不敢問。只見黑虎曰：「南將軍，我末將謹領丞相教誨，不必修回書，將軍先回，多多拜上大王、丞相，總無他說，只是把家兄解送轅門請罪便了。」遂設席管待南宮适，盡飲而散。次日，南宮适作辭去了。

話說崇黑虎吩咐副將高定、沈岡，點三千飛虎兵，即日往崇城來。又命子崇應鸞守曹州。黑虎行兵在路無詞。一日行至崇城，有探馬報與崇應彪。應彪領眾將出城，迎接黑虎。應彪馬上欠背打躬，口稱「王叔」曰：「姪男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禮。」黑虎曰：「賢姪，吾聞姬昌伐崇，特來相助。」崇應彪感謝不盡，遂並馬進城，入府上殿。行禮畢，崇黑虎問其來伐原故，應彪答曰：「不知何故，攻打崇城。前日與西伯會兵，小姪失軍損將。今得王叔相輔，乃崇門之幸也。」遂設宴款待一宿。次日，黑虎點三千飛虎兵出城，至周營索戰。南宮适已回過子牙；子牙正坐，忽報崇黑虎請戰。子牙令南宮适出陣。南宮适結束來至陣前，見黑虎怎生粧束：

九雲冠，真威武；黃金甲，霞光吐。大紅袍上現團龍，勒甲絨繩攢九股。豹花囊內插狼牙，龍角弓灣四尺五。坐下火眼金睛獸，鞍上橫拖兩柄斧。曹州威鎮列諸侯，封神南岳崇黑虎。

黑虎面如鍋底，海下一部落腮紅鬚，兩道黃眉，金睛雙暴，來至軍前，厲聲大叫曰：「無故恃強犯界，任爾猖狂，非王者之師。」南宮适曰：「崇黑虎，不道汝兄惡貫天下，陷害忠良，殘虐善類，古云：『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。』」道罷，舉刀直取。黑虎手中斧急架相還。獸馬相交，斧刀併起，戰有二回。馬上黑虎暗對南宮适曰：「末將只見這一陣，只等把吾兄解到行營，再來相見。將軍坐下陣去罷。」南宮适曰：「領君侯命。」隨掩一刀，撥馬就走，大叫：「崇黑虎，吾不及你了。休來趕我！」黑虎亦不趕，掌鼓回營。話說崇應彪在城上敵樓觀戰，見南宮适敗走，黑虎不趕，忙下城迎著黑虎曰：「叔父今日會兵，為何不放神鷹拿南宮适？」黑虎曰：「賢姪，你年幼不知事體。你不聞姜子牙乃崑崙山上之客，我用此術，他必能識破，不為可惜；且勝了他再來區處。」二人同至府前下馬，上殿坐下，共議退兵之策。黑虎道：「你修一表，差官往朝歌見天子，我修書請你父親來，設計破敵，庶幾文王可擒，大事可定。」應彪從命修表，差官併書一齊起行。且說使命官一路無詞，過了黃河，至孟津，往朝歌來。那一日，進城先來見崇侯虎。兩邊啟：「千歲：家將孫榮到了。」崇侯虎命：「令來。」孫榮叩頭。侯虎曰：「你來有甚話說？」榮將黑虎書呈上。侯虎拆書：

「弟黑虎百拜王兄麾下：蓋聞：天下諸侯，彼此皆兄弟之國。孰意西伯姬昌不道，聽姜尚之謀，無端架捏，言王兄惡大過深，起猖獗之師，入無名之謗，伐崇城甚急。應彪出敵，又損兵折將。弟聞此事，星夜進兵，連敵二陣，未見勝負。因差官上達王兄，啟奏紂王，發兵勦除奸，清肅西土。如今事在燃眉，不可羈滯。弟候兵臨，共破西黨，崇門幸甚。弟黑虎再拜上陳。」

侯虎看罷，拍案大罵姬昌曰：「老賊！你逃官欺主，罪當誅戮。聖上幾番欲要伐你，我在其中，尚有許多委曲。今不思你知感，反致欺侮。若不殺老賊，勢不回兵！」遂穿朝服進內殿，朝見紂王。王宣侯虎至，行禮畢。紂王曰：「卿有何奏章？」侯虎奏曰：「逆惡姬昌，不守本土，偶生異端，領兵伐臣，談揚過惡，望陛下為臣作主。」紂王曰：「昌素有大罪，逃官負孤，焉敢凌虐大臣，殊為可恨！卿先回故地，朕再議點將提兵，協同勦捕逆惡。」侯虎領旨先回。且說崇侯虎領人馬三千，離了朝歌，一路而來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三千人馬疾如風，侯虎威嚴自姓崇。積惡如山神鬼怒，誘君土木士民窮。

一家嫡弟施謀略，拿解行營請建功。善惡到頭終有報，衣襟血染已成空。

且說崇侯虎人馬不一日到了崇城。報馬來報黑虎。黑虎暗令高定：「你領二名刀斧手，埋伏於城門裏，聽吾腰下劍聲響處，與我把大爺拿下，解送周營，轅門會齊。」又令沈岡：「我等出城迎大千歲去，你把大千歲家眷拿到周營，轅門等候。」吩咐已定，方同崇應彪出城迎接，行三里之外。只見侯虎人馬已到。有探馬報入行營曰：「二大王同殿下轅門接見。」崇侯虎馬出轅門，笑容言曰：「賢弟此來，愚兄不勝欣慰！」又見應彪。三人同行。方進城門，黑虎將腰下劍拔出鞘，一聲響，只見兩邊家將一擁上前，將侯虎父子二人擎下，綁縛其臂。侯虎喊叫曰：「好兄弟！反將長兄擎下者，何也？」黑虎曰：「長兄，你位極人臣，不修仁德，惑亂朝廷，屠害萬姓，重賄酷刑，監造鹿臺，惡貫天下。四方諸侯欲同心勦我崇姓；文王書至，為我崇氏分辨賢愚。我敢有負朝廷，寧將長兄拿解周營定罪。我不過只得罪與祖宗猶可，我豈肯得罪於天下，自取滅門之禍。故將兄解送周營，再無他說。」侯虎長歎一聲，再不言語。黑虎隨將侯虎父子送解周營。至轅門，侯虎又見元配李氏同女站立。侯虎父子見了，大哭曰：「豈知親弟陷兄，一門盡絕！」黑虎至轅門下騎。探事馬報進中軍。子牙傳令：「請。」黑虎至帳行禮。子牙迎上帳曰：「賢侯大德，惡黨勦除，君侯乃天下奇丈夫也！」黑虎躬身謝曰：「感丞相之恩，手札降臨，照明肝膽，領命遵依，故將不仁之兄擊獻轅門，聽候軍令。」子牙傳令：「請文王上帳。」彼時文王至。黑虎進禮，口稱：「大王。」文王曰：「呀！原來崇二賢侯，為何至此？」黑虎曰：「不才家兄逆天違命，造惡多端，廣行不仁，殘虐良善；小弟今將不仁家兄，解至轅門，請令施行。」文王聽罷，其心不悅，沉思：「是你一胞兄弟，反陷家庭，亦是不義。」子牙在傍言曰：「崇侯不仁，黑虎奉詔討逆，不避骨肉，真忠賢君子，慷慨丈夫！古語云：『善者福，惡者禍。』天下恨侯虎恨不得生啖其肉，三尺之童，聞而切齒；今共知黑虎之賢名，人人悅而心歡。故曰，好歹賢愚，不以一例而論也。」子牙傳令：「將崇侯虎父子推來！」眾士卒將崇侯虎父子簇擁推至中軍，雙膝跪下。正文王，左邊子牙，右邊黑虎。子牙曰：「崇侯虎惡貫滿盈，今日自犯天誅，有何理說？」文王在傍，有意不忍加誅。子牙下令：速斬首回報！」不一時，推將出去，寶纛一展，侯虎父子二人首級斬了，來獻中軍。文王自不曾見人之首級，猛見獻上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忙將袍袖掩面曰：「駭殺孤家！」子牙傳令：「將首級號令轅門！」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獨霸朝歌恃己強，惑君貪酷害忠良。誰知惡孽終須報，梟首轅門是自亡。

話說斬了崇家父子，還有崇侯虎元配李氏併其女兒，黑虎請子牙發落。子牙曰：「令兄積惡，與元配無干；況且女生外姓，何

惡之有。君侯將令嫂與令姪女分為別院，衣食之類，君侯應之，無使缺乏，是在君侯。今曹州可令將把守，坐鎮崇城，便是一國，萬無一失矣。」崇黑虎隨釋其嫂，依子牙之說，請文王進城，查府庫，清戶口。文王曰：「賢侯兄既死，即賢侯之掌握，何必孤行。姬昌就此告歸。」黑虎再三款留不住。子牙回兵。詩曰：

自出磻溪為首相，酌恩除暴伐崇城，一封書到擒侯虎，方顯飛熊素著名。

話說文王、子牙辭了黑虎，回兵往西岐來。文王自見斬了崇侯虎的首級，文王神魂不定，身心不安，鬱鬱不樂。一路上茶飯懶餐，睡臥不寧，合眼朦朧，又見崇侯虎立於面前，驚疑失神。那一日兵至西岐，眾文武迎接文王入宮。彼時路上有疾，用醫調治，服藥不愈。按下不表。

話說崇黑虎獻兄周營，文王將崇侯虎父子梟首示儆，崇城已屬黑虎；北邊地方，俱不服朝歌。其時有報到朝歌城。文書房微子看本，看到崇侯虎被文王所誅，崇城盡屬黑虎所占，微子喜而且憂：喜者，喜侯虎罪不容誅，死當其罪；憂者，憂黑虎獨占崇城，終非良善；姬昌擅專征伐，必欲剪商。「此事重大，不得不奏。」便抱本來奏紂王。紂王看本，怒曰：「崇侯屢建大功，一旦被叛臣誅戮，情殊痛恨！」傳旨：「命點兵將，先伐西岐，拏曹侯崇黑虎等，以正不臣之罪。」傍有中大夫李仁進禮稱臣，奏曰：「崇侯虎雖有大功於陛下，實荼毒於萬民，結大惡於諸侯，人人切齒，個個傷心。今被西伯殄滅，天下無不謳歌。況大小臣工無不言陛下寵信讒佞；今為諸侯又生異端，此言恰中諸侯之口。願陛下將此事徐徐圖之。如若急行，文武以陛下寵嬖倖，以諸侯為輕。侯虎雖死，如疥癬一般，天下東南，誠為重務。願陛下裁之！」紂王聽罷，沉吟良久，方息其念。按下紂王不表。

且說文王病勢日日沉重，有加無減，看看危篤。文武問安，非止一日。文王傳旨：「宣丞相進宮。」子牙入內殿，至龍榻前，跪而奏曰：「老臣姜尚奉旨入內殿，問候大王，貴體安否？」文王曰：「孤今召卿入內，並無別論。孤居西北，坐鎮兌方，統二百鎮諸侯元首，感蒙聖恩不淺。方今雖則亂離，況且還有君臣名分，未至乖離。孤伐侯虎，雖斬逆而歸，外舒而心實怯非。亂臣賊子，雖人人可誅，今明君在上，不解天子而自行誅戮，是自專也。況孤與侯虎一般爵位，自行專擅，大罪也。自殺侯虎之後，孤每夜聞悲泣之聲，合目則立於榻前。吾思不能久立於陽世矣。今日請卿入內，孤有一言，切不可負：倘吾死之後，縱君惡貫盈，切不可聽諸侯之唆，以臣伐君。丞相若違背孤言，冥中不好相見。」道罷，淚流滿面。子牙跪而啟曰：「臣荷蒙恩寵，身居相位，敢不受命。若負君言，即係不忠。」君臣正論間，忽殿下姬發進宮問安。文王見姬發至，便喜曰：「我兒此來，正遂孤願。」姬發行禮畢。文王曰：「我死之後，吾兒年幼，恐妄聽他人之言，肆行征伐。縱天子不德，亦不得造次妄為，以成臣弑君之名。你過來，拜子牙為亞父，早晚聽訓指教。今聽丞相，即聽孤也。可請丞相坐而拜之。」姬發請子牙轉上，即拜為亞父。子牙叩頭榻前，泣曰：「臣受大王重恩，雖肝腦塗地，碎骨捐軀，不足以酬國恩之萬一！大王切莫以臣為慮，當宜保重龍體，不日自愈矣。」文王調子發曰：「商雖無道，吾乃臣子，必當恪守其職，毋得僭越，遺譏後世。睦愛弟兄，憫恤萬民，吾死亦不為恨。」又曰：「見善不怠，行義勿疑，去非勿處，此三者乃修身之道，治國安民之大略也。」姬發再拜受命。文王曰：「孤蒙紂王不世之恩，臣再不能睹天顏直諫，再不能演八卦姜里化民也！」言罷遂薨，亡年九十七歲，後謚為周文王。時商紂王二十二年仲冬。

負美文王德，巍然甲眾侯。際遇昏君時，小心翼翼求。

商都三道諫，姜里七年囚。卦發先天秘，易傳起後周。

飛熊來人夢，丹鳳出鳴州。仁風光后稷，德業繼公劉。

終守仁臣節，不逞伐商謀。萬古岐山下，難為西伯儔。

話說西伯文王薨，於白虎殿停喪。百官共議嗣位。太公望率群臣奉姬發嗣西伯之位——後謚為武王。武王葬父既畢，尊子牙為亞父；其餘百官各加一級。君臣協心，繼志述事，盡遵先王之政。四方附庸之國，皆行朝貢西土。二百鎮諸侯，皆率王化。

且說汜水關總兵官韓榮見得邊報，文王已死，姜尚立世子姬發為武王。榮大驚，忙修本，差官往朝歌奏事。使命一日進城，將本下於文書房。時有上大夫姚中見本，與殿下微子共議：姬發自立為武王，其志不小，意在謀叛，此事不可不奏。微子曰：「姚先生，天下諸侯見當今如此荒淫，進奸退忠，各有無君之心。今姬發自立為武王，不日而有鼎沸山河、擾亂乾坤之時。今就將本面君，昏君決不以此為患，總是無益。」姚中曰：「老殿下，言雖如此，各盡臣節。」姚中抱本往摘星樓候旨。不知凶吉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